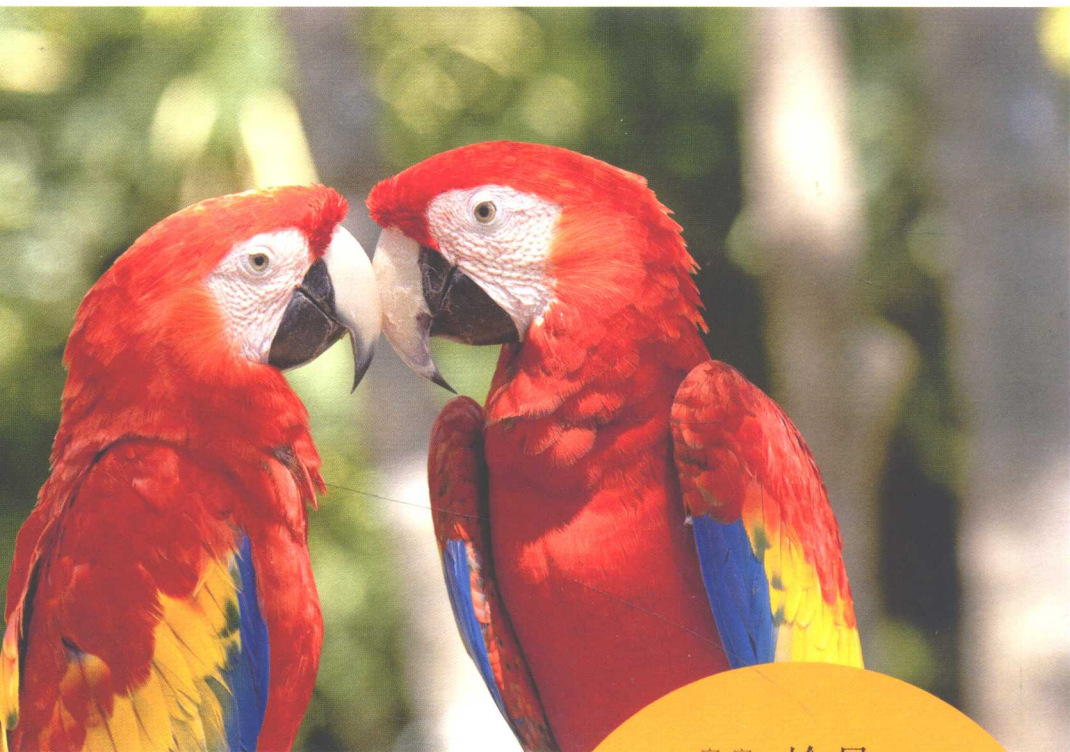


读者丛书

《读者丛书》编委会/编 DUZHE CONGSHU



• 温情卷 •

是你来
检阅我的忧伤了吗

它，是一种久违的感觉，是一种醉人的滋味。
它，无法预定也无法奢求，却总是在不经意的
一瞬，悄悄触动我们的心灵。

30年
精选



股份有限公司
美术出版社

读者

《读者丛书》编委会/编 DUZHE CONGSHU



• 温情卷 •

是你来
检阅我的忧伤了吗

它，是一种久违的感觉，是一种醉人的滋味。
它，无法预定也无法奢求，却总是在不经意的
一瞬，悄悄触动我们的心灵。

30年
精选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 / 《读者丛书》编委会编.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4. 1

(读者丛书)

ISBN 978-7-5527-0201-9

I . ①是… II . ①读…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519 号

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

《读者丛书》编委会 编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杨继军

策划编辑: 马吉庆 黄泊鸣

特约编辑: 王文新

封面设计: 马顾本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48 (编辑部)

0931-8773112 (发行部)

E - mail: gsart@126.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5 000

书 号: ISBN 978-7-5527-0201-9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九月的阳光

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罗 屹	002
朋友—冤家—挚友	佚名	008
生死之交	聂鑫森	011
老友记	林清玄	018
那年冬天好大雪	连俊超	021
菊花之约	李丹崖	023
你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李良旭	025
九月的阳光	陈志宏	028
四君子图	冯骥才	031
情义生死签	李昌国	034
为他唱歌	春分	036
张叔	刘若英	039
兄弟	扎西拉姆·多多	043
思念	吴念真	046
心中有朵扁豆花	黑白	048
十八岁的夏天开过蓝莲花	胡蝶	050
只有天使才能给予	[美] 乔贝丝·麦克丹尼尔	054
信任	崔鹤同	058



第二辑

冰雪中的爱

知音	夏雨菡	060
战争中的回形针	高兴宇	063
谢谢你借给我一冬的温暖	叶子朋	065
他只是个普通人	暮秋	069
泣血深情	李瑞俊	072
我们都愿意爱他	张翔	077
格桑花开的那一天	丁立梅	079
500 公里友情	蔡成	083
特别的赞美	李碧华	087
兰菊竞香	胡新亮	089
冰雪中的爱	[法] 让·保罗·鲁朗	091
唯一的依凭	余秋雨	095
破鳊鱼片的姑娘	蒋平	097
邂逅温暖的陌生人	沈奇岚	099
等待朋友	西风	102
两个人的历史	史余华	105
梦想光明的两位民国“圣人”	魏邦良	110
两位大师	李浅予	116

第三辑

春草明年绿

同学，至少还有你	白岩松	118
朋友淘汰律	鲍尔吉·原野	120
雪枕边上亦可画	牧徐徐	122
“老伙伴” 梁思成	黄汇	125
懂得	孟祥海	129
灯熄后，知交好友剩几个	吴念真	131
救助犬的最后“遗言”	三秋树	134
他在那儿	莫小米	138
忘却有恩于人，记住有恩于我	风雅颂	140
一件毛衣的温度	徐芳芳	142
人走就应该茶凉	冯仑	144
春草明年绿	范春歌	146
你看，花都开了	黄永玉	151
一切是怎样忘记的	陈染	152
我们是兄弟	杨芳	153
残雪流年	凌仕江	160
纯真友情超越生死	李公尚	164
如果活着，请来看这棵树	程刚	168
一卷情谊	小思	170



第四辑

别动世界上最美的那朵花

你听我说，兄弟	范春歌	172
和一个地址的缠绵	谢胜瑜	175
顺便的爱，最好的爱	鲁小莫	178
在你冷的时候我会来	孙君飞	181
别动世界上最美的那朵花	赵功强	184
何谓生死之交	津津	187
手足情深	尤今	188
积攒温暖	梧桐听雨	189
墓园传来的歌声	范春歌	191
疼痛里开花	手语	193
只想陪你坐一坐	何伟娇	195
每一个爱的梦想都会飞翔	侯拥华	196
一朵一朵的阳光	周海亮	197
请你记住他的好	范春歌	200
公爵之吻	[日]江国香织	204
永远吟唱在风中的爱情私语	绿袖子	208
我们永远是朋友	王发财	214
等待一双脚为我停留	蔡成	216

第五辑

波斯菊的忘我春天

波斯菊的忘我春天	风为裳	220
珍爱那些晨风中老去的少年	子沫	226
陌生的拥抱	朱迎兵	230
只为一个人	高伟杰	232
一瓶矿泉水	刘东伟	234
生命中的明灯	巴金	237
达拉墓碑	凌仕江	239
巨人	三毛	241
雨夜来客	曾庆宁	248
拨动心弦的微笑	马德	251
为我唱首歌吧	[英] 艾德里安	253
将心比心	李群	256
打错的电话	佚名	258
半世纪的情谊	卞毓方	262
将军与幼子	权延赤	266
一世真情	胡建国	269
德芙，为那凄美的爱情	浅紫色	273
最美丽的笑容	Will	277

第一辑

九月的阳光



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文_罗屿

巴金和冰心有着七十年深厚友谊，彼此精神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从《收获》杂志近期刊发的98封两人来往书信便可略见他们的情谊。作家与作家相处，自有如巴金冰心一样互相扶持欣赏，但文坛自古也不缺少倾轧与厌弃。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新以不断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从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

巴金和冰心之间的友谊是文坛公开的佳话。两人彼此精神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

1994年1月3日冰心曾在巴金画像旁题写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同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收获》杂志近期刊发了98封巴金与冰心来往书信，其中冰心36封、巴金5封是首次公开发表。字字句句，足见两位文学老人友谊之长久醇厚。

“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关于巴金冰心友谊的细节，已有无数学者作家或是亲历者撰文详述。

故事的开始，似在1933年。

那时，巴金正在北平小住，与郑振铎、章靳以等一起创办《文学季刊》。为了给刊物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访了冰心。

冰心后来回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在冰心眼里，靳以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带些忧郁。

但巴金的沉默，冰心早已懂得。

那时，她已读过这位“小弟弟”一些早期作品。她记得，他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他还说过：“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记得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尽管第一次见面，但巴金与冰心却如相知许久的故人。

巴金初见冰心时的沉默，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终见钦慕已久的“长辈”，难免腼腆。

因而，故事早在1933年前已埋下伏笔。

1922年夏，巴金和堂弟在老家的园子里，伴着满园蝉声读冰心的诗《繁星》。边读，边学写“小诗”。

虽然只写了十几二十首，但巴金说，那些“小诗”一直鲜明地印在他的心上，“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前面”，而他，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

吟诗在前的，也许就是冰心。

巴金后来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

1923年5月，巴金离家赴上海。经过泸县时，他特地上岸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

馆初版的《繁星》带在身旁。

文字让原本陌生的两个人灵犀相通。

“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有这样的默契打底，两人初识便一见如故，自在情理之中。

1940年冬，冰心从昆明到重庆。巴金恰好也在这时来到重庆。冰心当时吐血，住在歌乐山养病。巴金常去看她。得悉冰心经济拮据，连年夜饭都成了问题，巴金与冰心谈起她的著作应在内地重印出版。冰心将此事全权交给这位“小弟弟”。

巴金在经济上的鼎力相助，不仅让冰心感激，冰心丈夫吴文藻也由衷感慨：“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

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是冰心的好友。

1938年，冰心举家内迁云南昆明时，巴金曾带未婚妻萧珊到冰心家拜访。

此后，萧珊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编辑，巴金常“怂恿”妻子向冰心约稿。冰心喜欢萧珊，对她的约稿自然不会敷衍马虎。在她看来，“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是不会给她的。她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

慢工出细活。可等稿等得心急的萧珊难保不继续写信催稿。她的信“又热情，又撒娇”，有时甚至调皮地写：“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

1961年11月14日，冰心在给萧珊的回信中写道：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我无时不在惦记你

生活注定不会一直风平浪静。

巴金与冰心两个人，或者说两家人的亲密交往，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不得不结束。“文革”中，冰心和巴金音信隔绝，直到粉碎“四人帮”。

但十几年光阴，并没有隔断两个人的友谊。他们始终在心底互念老友，不知对方是否安好。

1977年3月11日，巴金提起笔，给冰心写了十多年来的第一封信。他写道：“算起来十一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正是这封信，带来了久违的问候，也让巴金冰心开始了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的鸿雁传书。信中，他们庆幸“重逢”，也谈十年浩劫。当听闻“又调皮”“又撒娇”的萧珊在“文革”中受害致病而死，冰心更为自己失去朋友、老友失去爱妻而痛心。

1980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巴金当年76岁，冰心比他还要年长4岁。访问期间，两位老人曾在一天晚上天南地北，开怀畅谈至午夜。

日本一别，到1999年冰心去世，19年中，由于两位老人年事渐高都经不住长途旅行，他们只有少数几次见面，1985年后不复相见，完全靠书信沟通心灵。

巴金即使为病痛所苦，执笔困难，手发抖，但隔些日子也要勉力而为，给冰心写信。他亦曾感慨：“想念你们，但抱病之身痛苦不堪。尤其是无法写信吐露我满腹的感情。”而冰心则把巴金的信一直珍藏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里。

即便从未中断过书信交流，但1985年后，冰心仍总盼着能有机会再见巴金。巴金研究专家丹晨，就曾在回忆巴金冰心的文章中提到，1985年那次见面以后的一年，冰心曾在信中说：“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不能见面！”“我无时不在惦记你。血压还低否？手还抖否？……”“今年如能来京一行，相对谈话比写信痛快得多，是不是？”“我们住近一点就好了，彼此都不寂

寞。”“我想若能把我们两人弄到一处聊聊多好！”“倒是大家聚一聚，什么都谈，不只是牢骚，谈些可笑、可悲、可叹的事，都可以打发日子。”

巴金之前曾摔伤过腿。1989年初又摔了一跤，住进医院治疗。按丹晨所述，冰心在信中关切而焦虑地说：“你近体怎样？何时出院？千万不要多见客人，我恨不能到你身边看看。”1990年，她在一次信中说：“知你不喝酒，但喜欢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做(疑“坐”之误)到一起喝喝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都行动不便了。”

“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

和冰心一样，在不能相见的岁月，巴金也无时无刻不关心着自己的大姐。

在巴金1989年写给冰心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

曾担任《文艺报》主编，并和巴金冰心有过长期交往的作家吴泰昌，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过这样的往事：1985年冰心爱人吴文藻去世。冰心和吴泰昌说：“我暂不给巴金写信，你将一些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好好的。”过了不久，冰心之女吴青写信给巴金，巴金在给吴青的回信中说：“听泰昌说文藻先生逝世，非常难过。想写封信给你，但手抖得厉害，而且这个时候讲什么话好呢？我只能说：‘务望节哀！好好地照顾你母亲！’我知道冰心大姊是想得开的。请她多多保重。……”

但让吴泰昌更为感怀的，还是后面的细节：1986年5月18日，冰心应北方月季花公司邀请去花房赏花，邓颖超得知消息后，赶去看望冰心。关于两位老人在月季花丛中相会的情景，吴泰昌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文艺报》上。

文章见报后，冰心又叫吴泰昌去，把当时的细节详述给他听，叫他告诉巴金。吴泰昌说：“巴老看《文艺报》的，他肯定会知道。”但冰心说：“你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你写的内容是听我说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再给你讲，告诉下巴金，也让他高兴，文藻去世后，他一定担心我情绪不好。”

点滴细节，可见两位老人几十年惺惺相惜。

冰心的信，确也给晚年巴金带来许多温暖。

那时，巴金几次向冰心诉说各种干扰，缠着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冰心复信表示同感。觉得这是“名人之累”，无可奈何。巴金谈到自己“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冰心则嘱他“不要那样忧郁，那样痛苦。”

难怪当年冰心为巴金捎来红参时，巴金感慨：“我需要的是精神养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则在回信中说：“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

巴金与冰心的最后一次通信是在1997年，两人吃力地写下对彼此的思念。

1997年2月22日，冰心写道：“巴金老弟：我想念你，多保重！”同年6月11日，巴金回复：“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

1999年，冰心去世；2005年，巴金去世。

留下的，是两人最真、最醇的友情。

朋友—冤家—挚友

文_佚名

列夫·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都是俄国文豪，他们有一段曲折动人的友谊。

1855年，托尔斯泰在彼得堡认识了比他大10岁的屠格涅夫。尽管屠格涅夫感到这个新朋友脾气大、倔强和甚至有时粗野，但对他却从心眼儿里喜欢，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1861年，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脱稿，邀请托尔斯泰到自己的新庄园，把稿子给他看。午餐后，托尔斯泰拿起稿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越看越感到兴趣索然，渐渐抛卷入梦。当他醒来时，发现屠格涅夫刚背过身子走出门，再也没有进来。

第二天，两人到诗人费特家做客。席中，屠格涅夫对教育自己女儿的英国女教师赞不绝口，因为她教导女儿为穷人缝补衣服，在慈善事业上捐款……屠格涅夫认为，这样会使女儿渐渐接近穷人。不料，托尔斯泰很不以为然，带着讥讽的口吻说：“我设想一位穿着华贵的小姐，膝上放着穷人又脏又臭的破烂衣服，在表演一幕不真实的舞台闹剧。”顿时，惹得屠格涅夫怒不可遏，大声咆哮：“这么说，是我把女儿教坏了？！”托尔斯泰也不示弱，两人在客厅里互相揪发抓头，乒乒乓乓大打出手，终致绝交。

两位作家就为区区一件小事，关系中断了17年。这段时间，两人都深感内疚和不安。

1878年，托尔斯泰采取主动，写信向屠格涅夫道歉：“伊凡·谢尔盖耶维奇！近日想起了我同您的关系，我又惊又喜。我对于您没有任何敌意，谢谢上帝，但愿您也这样，我知道您是善良的，我确信，您对我的敌对感情已经在我之先早就抛掉了……请您永远原谅我的一切，在您面前，我是有罪的。”

屠格涅夫立即写了回信：“收到您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对您没有敌对情感，假如说过去有过，那么早已消除——只剩下一个对于您的怀念。您曾经是我真心眷恋的人，您，作为一个作家最初的一步得到了我最先的祝贺……”

这一年，在托尔斯泰盛情邀请下，60岁的屠格涅夫到波良纳庄园作客。

等待屠格涅夫的时候，一家人都很激动。托尔斯泰把同旧友的和解称为“精神上的诞生”。

那几天，托尔斯泰一个字也没写过，寸步不离地陪着朋友。在家宴中，屠格涅夫还高兴地跳起古老的康康舞。这一天中午，托尔斯泰的妻子把大家叫到客厅，屠格涅夫在那里念了短篇小说《狗》。这回，托尔斯泰托着下巴，不时点着头，甚至为其中精彩的章节叫好。这次见面，虽然两人都有些拘谨，主人客客气气，客人小心翼翼，但总算言归于好了。

两年后，屠格涅夫又到庄园做客，那是阳光灿烂的5月。

托尔斯泰请客人郊游，两人还带着枪去打鸟。“砰砰”几枪，托尔斯泰打下了两只山鹑，屠格涅夫没有得手，一个劲儿地羡慕主人的运气。

夜幕悄悄降临，终于有一只山鹑向他飞来，枪响了。

“打死了吗？”主人站在原地喊道。

“啪一声掉下去了，您快让狗去捡。”屠格涅夫回答。

托尔斯泰让孩子们牵着狗跑过去，却一无所获。

“说不定只受了伤。”托尔斯泰奇怪地说，“狗找不到是不可能的。”

“不对，我看得清清楚楚，啪一声掉下去，不是受伤，是一下子死了。”他坚持着说。

“但是为什么狗找不到它呢？不可能的。”

“我没有撒谎，它是啪一声掉下去了。”屠格涅夫没法解释，只有再三重复原先的话。

虽然没有争吵，但鸟儿失踪给两人留下不快之感，仿佛他们之中有一个是说了错话。

这回由于大家都不愿意重复过去不愉快的经历，便把这个争议搁下了。尽是在愉快的消遣中打发时间。